

S

011235

胡適手稿本

淮南王書



中古思想史的一章

石景宜先生 贈書

年月日

S

011235

B234.45
881



S9004078

淮南王書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九月臺一版

淮南王書

基本定價
 元

著作者 胡

發行人 趙

叔

誠 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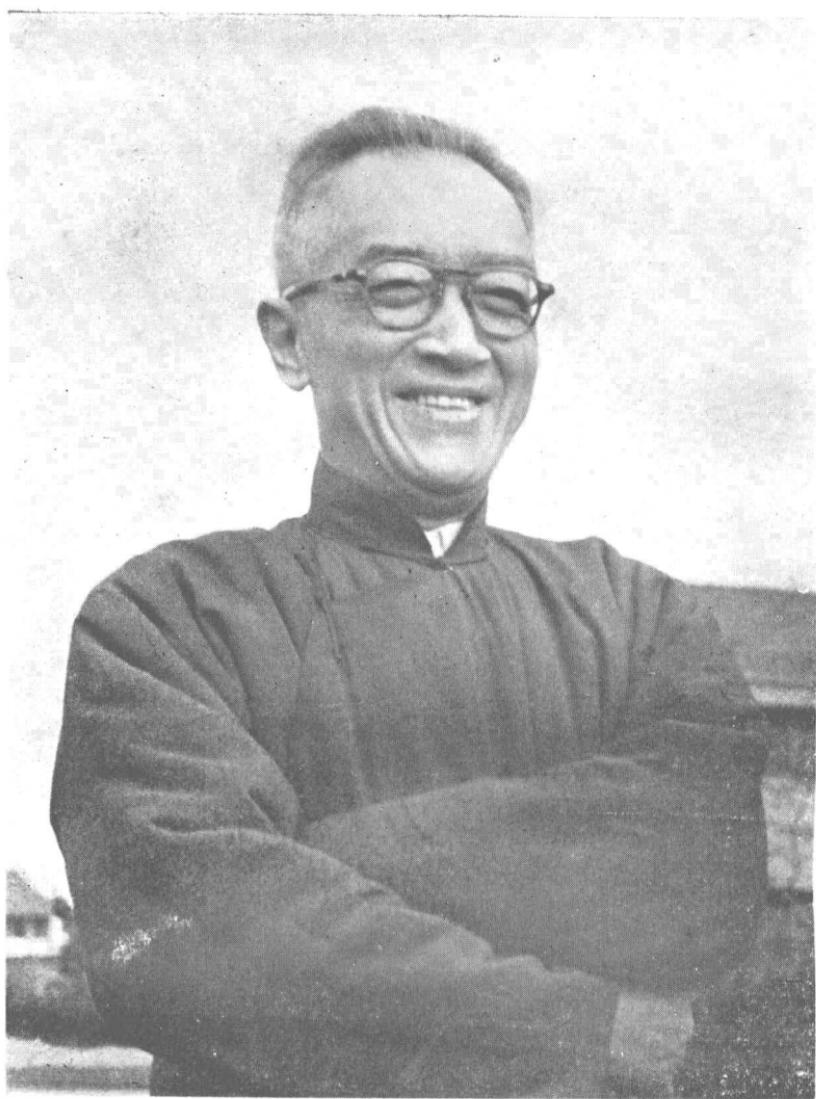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發印
行刷
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〇一二三號



〔手稿影印本序〕

這本小書是我在民國十九年在上海寫的，中古思想史長編的第一章，專討論「淮南王書」（通常叫做「淮南子」）裏面的幾項主要思想。

從民國十六年五月我從歐洲美國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時間，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閒暇的時期，也是我最努力寫作的時期。在那時期裏，我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其

中有二十一萬字的「白話文學史」卷上；有三十
幾萬字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包括我校印的「神
會和尚遺集」（敦煌煌出來的四千殘寫本）和我用新
材料特寫的兩萬三千字的「荷澤大師神會傳」。
「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寫成的約莫有

十七八萬字。我那時是吳淞中國公學的校長。
中國公學的朋友們很鼓勵我寫這「長編」，我
每次寫成了一章，他們就用蠟紙複寫了付油印。
油印本是送給朋友們看，請他們批評指教的。
寫成油印的「中古思想史長編」共有七章，

十四萬字。次子目如下

第一章 濟學

第二章 雜家

第三章 魏漢之間的思想狀態

第四章 道家

第五章 淮南王書

第六章 統一帝國的宗教

第七章 儒家的方為主義

第八章是「董仲舒」，或改寫了幾次，始終不

夠滿意，後來就擱下了。

「長編」的意思就是放開手去整理原料，放開手去試寫專題研究，不受字數的限制，不向篇幅的長短。一切刪削，剪裁，都留待將來再說。「長編」是寫通史的準備工作；這就是說，通史必須建築在許多「專題研究」的大基礎之上。

我在民國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間，妄想「我」去做幾十篇「中古思想史」裏的專題研究，人去做幾十篇「中古思想史」裏的專題研究，當然是太大胆的野心，當然是不容易成功的。

十九年十一月，我搬家回北平去主持「中華敎

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新成立的「編譯委員會」。
二十年，蔣夢麟先生回北平做北京大學校長，
他要我擔任北大的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哲系
的主任。這幾件事已夠我忙了。我回北平的第一
十個月，就發生了「九一八」的瀋陽大事件。
在那時候，我們稍稍懂得世界形勢的人就知
道我們的國家已面臨空氣的嚴重危機了。二十
一年春天，我的朋友發起「獨立評論」週刊，
我是一個主編的人。從此以後，我更忙了。在
此後的五六年之中，我雖然還發表了一些有關

中國思想史的專題研究，」如「說儒」（十三年），
 「釋迦宗考」（十四年），「顏李學派的程氏祚」
 （二十五年）諸篇。——我的「中古思想史長編」可
 能就無法繼續寫下去了。民國十九年，我計畫的幾
 個專題研究，如「董仲舒」沒有完成，如「王
 充」，如「鄭玄」，就都沒有寫了。黃暉先生的論
 衡校釋」附錄的一篇「王充」是我在民國八年
 寫的「中國哲學史」講義的一部分，不是我在
 十九年寫的「中古思想史長編」的一部分。

這部未完的「中古思想史長編」的一部分
是要經費表過的。第二章原題「雜家」，文中主
要部分是呂氏春秋的新研究，應該是古代思想
史的補編，所以我把這一章抽出來收在胡適文
存第三集裡，刪去了泛論「雜家」的部分，改題
「讀呂氏春秋」。文存三集裏的「陸賈新語攷」，
文存四集（原題「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裏的「司
馬遷替高人辯護」，也都是「長編」的一部分。

只有一章「淮南王書」是要經整篇出版
流行了多年的。最初由上海新月書店排印本，

大約是民國二十年出版的。後來新月的紙版歸了商務印書館，故又為商務的重印本。

今年台北高務印書館趙叔誠先生想要重印「淮南王書」，要用我自己藏的一本去影印。我在大病後休養的期中，自己校改了兩三丁錯字，我取出三十多年前的手稿本來校勘，才發見排印本的幾丁錯字在手稿本裏都不錯。所以我向趙先生提議：何不就用我的原稿本去影印呢？他很贊成我的建議，試驗影印也很好，於是我的手稿影印本「淮南王書」就印出來了。

我是最不講究寫字的，可以至今還是手不會寫字的人。三十多年前，我學過褚河南，學過顏魯公，也學過蘇東坡，總都學不像。在上海中國公學的時候，我有個同學姓湯，名昭，字保民，安徽懷寧人，他是理化班的學生，但他能作詩，所寫很有風格的蘇字。他有一天對我說：「通之，你樣樣事都聰明，只有寫字一件事你真笨！」我自己也承認我真笨，所以無論誰家的字我總學不像。後來我出國留學了七年，當然沒有機會寫字的機會了。民國六年，

我到北京大學教中國哲學史，需要自己編講義、文稿「講義課」油印，一後來改由「出版部」鉛印。同時我又得寫文章寄給「新青年」雜誌社付印。從民國六年到民國九年，三年之中，我用毛筆寫了約莫一、二萬字的文字。用毛筆是因為北京大學印發的紅格講義稿紙的紙張太壞，我不會用鋼筆寫講義，就養成了用毛筆寫文字的習慣。後來我自己印的每葉二千字的稿紙也是中國紙，也不會用鋼筆寫，所以我在民國十八九年寫的文稿也還是用毛筆寫的。

那十幾年寫毛筆字的文稿，給了，我最好的
一種訓練，就是：自己時刻警告自己，寫
字不可潦草，不可苟且！寫講義必須ㄉㄉ字清
楚，免得「講義課」錯認錯鈔；寫雜誌文章必
須字字清楚，免得排字工人認不得，免得排錯。
所以寫稿子的戒律是要「手民先生」不排錯。
這一章「淮南王書」的手稿兩萬四千字，當然
不是書家的字，只是實行我自己的戒律：「不潦
草，不苟且，ㄉㄉ字清楚，排字工人不會排錯」
的一個樣子罷了。

＊

現在我要說幾句話，說明「淮南王書」在

漢朝

在中古的中國，佔一個什麼地位。

司馬談

(死在武帝元封元年(前104))

把先秦思想

分為六家：

儒、墨、名、法、陰陽家、道家。

他給「道家」下了一個定義：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世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变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

一百三十公；劉向（死在哀帝建平元年，著《劉子》）（死在王莽地皇四年後）的《七略》裏說：

凡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這九家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漢書藝文志保存着七略的九家的界說，我們單引「道家」→「雜家」的界說如下：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